

中国杂技团的大院里，一座十几平方米的小“车间”锈迹斑驳，不起眼，甚至和整洁的院子有点儿格格不入，但杂技团总工程师、道具设计专家王建民的许多灵感都从这里飞向了更高更远的舞台：从集金节目之精华的驻场演出《龙腾奥运》，到巡演全国的口碑杂技剧《呼叫4921》，再到刚刚摘得“金菊奖”的魔术作品《幻境》……王建民不表演杂技，但中国杂技团那些沉甸甸的佳作、金灿灿的荣誉几乎都与他的有关。



王建民



用针管做成的双音排箫



折叠二胡

杂技顽童王建民 用“巧招”助力中国杂技

凭借奇思妙想 被杂技团“抢”走

“有时候，他们要把这些废铜破铁扔了，我不让扔。”王建民说。银发白须的他给自己的微信取名“愚叟”，说话时带着老顽童般的幽默轻快。旁人看不上的废料堆，往往被王建民“点石成金”，变为让演员如有神助的道具。王建民擅长也喜欢从生活入手，这个习惯已坚持了几十年。10岁时，他好奇拆了家里的钟表，又试着装回去，除了报时的钟声有些别扭，谁也没发现什么不对，直到10年后王建民主动坦白，大家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发音的音柱零件被他不小心掰断了。物资稀缺的年代，“没有那么多配件和工具，我记得我做的收音机音量旋钮，用的是牙膏上的塑料帽，做的耳机用的是鞋油盒。”王建民说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王建民到黑龙江省肇源县插队，因为笛子吹得好，他被招入了县文工团。文工团常年下乡，热闹灵活的演出让王建民有了新的施展天地，比如，他设计的“折叠流动舞台”坚固轻便，极大方便了文工团奔走表演。另一件让王建民记忆犹新的道具是一只悬疑剧里的机械猫头鹰，它站在漆黑的“墓地”中，眼睛诡异地点亮，通过幕后悬吊和牵拉装置的控制，猫头鹰能突然挥动翅膀飞进观众席，惊起呼声一片……1986年，黑龙江舞台美术展览、黑龙江省首届专利优秀作品展同时在哈尔滨举行，王建民的多项发明一同亮相，掀起了艺术团体之间的一场“风波”。

“哈尔滨话剧团有部作品《黑妮告状》，里面有个场景，主角黑妮背着两只鹅，但道具一看就是假的。”王建民做的鹅能会叫，电动鱼可以蹦跳摆尾，配合舞台效果看起来栩栩如生。黑龙江省杂技团也一眼就看中了这个人，与哈尔滨话剧团周旋许久后，杂技团靠着一纸来自省文化厅的红头文件，成功“抢”来了王建民。



王建民设计的杂技道具



杂技《十三人顶碗》

首个现代化新马戏大篷问世

1992年前后，王建民的人生再起波澜。现任中国杂技团创意总监、王建民的老搭档孙力力那时还是演员，她到哈尔滨出差，偶然看见了王建民设计的“滑稽怪车”，立刻意识到他是一位奇才。在她的力荐和团里的支持下，1994年，王建民被调入中国杂技团。

第一个重要的挑战是为杂技团设计一个全新的马戏大篷，主要原则是安全，还不能太重，要便于安装和拆卸。那些日子里，王建民夙兴夜寐，拿出6套方案，画了上百张图纸，刚过不惑之年就白了头发，吃饭睡觉都在构思，像是“魔怔”了一般。苦心钻研了约一年后，我国首个现代化的马戏大篷问世，王建民用电动机代替人力升篷，同时在大篷框架和座椅上下工夫，减轻总体分量。最终，新大篷比传统大篷轻了二分之一，运转效率大大提升，

它“服役”多年，被广泛用于杂技团的全国巡演，一共演出了800余场。

在中国杂技团30年，王建民鞠躬尽瘁，团里作品屡获殊荣，许多都有他的心血：2004年，《十三人顶碗》惊艳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，为中国杂技团摘下第一个“金小丑”奖，王建民在道具碗里放入折扇，根据表演节奏自动开合，传统顶碗节目因魔术技巧的融入打开了新的表演思路；2011年，由传统高椅项目演变而来的《空山竹语——摇摆高拐》获得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最高奖项“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”和第二届中国杂技节“金菊奖”，两根层层叠加的高拐如风中修竹晃而不倒，惊险绝伦；2013年，《俏花旦——集体空竹》《圣斗·地圈》再次荣获“金小丑”奖，其中，《圣斗·地圈》因道具的变革而焕然一新，王建民设计了“大风轮”“太极拳”两个能行走的机器人道具，前者能快速旋转，后者能多维运动，突破了传统钻圈节目里固定地圈的表演维度；2015年，《协奏·黑白狂想——男女技巧》又一次将“金小丑”奖收入囊中，核心道具升降开裂桌的种种变化出人意料，让常见的单手顶节目充满了强烈而新颖的视觉冲击……

绵延3000多年的中国杂技，如何在面对观众时保持“新鲜感”？在王建民看来，以道具创新推动节目创新已然变成一大发力点：“避免似曾相识，追求前所未有的。我的设计原则是不求第一，求唯一；不求豪华，求绝妙。”目前，王建民的各类发明已累计达700多项。

牵挂道具大半生

牵挂了大半辈子的道具，似乎占住了王建民在平时生活中的全部智慧。有一件趣事至今被大家津津乐道：某年春节，全家人等着吃团圆饭，水开了，饺子也快煮好了，“心不在焉”的王建民掀开锅盖，却抄起铲子撮起一铲子煤球倒了进去，一大锅饺子全都泡了汤。这些年，忘了自行车、丢棉大衣、丢围巾、40摄氏度天气里焊道具把手和脸烫得像“北京烤鸭”……王建民做的“荒唐事”有一箩筐。家人担心他的身体，强制关灯“勒令”他休息，王建民便偷偷拧开小台灯，或者挨到凌晨四五点，假装睡醒了又起来画图。

王建民自知“糊涂”，音乐是他为自己找到的一剂良方。他喜欢用电吹管吹热烈的《查尔达什舞曲》、欢快的《电闪雷鸣波尔卡》，莫扎特、贝多芬都是他钟情的作曲家。王建民还动手发明了不少乐器，折叠二胡、双音排箫、环形埙笛、月胡、活塞笛、脚踏风铃……这些乐器多用随处可见的材料做成，以至于有时候看起来有些“奇怪”，比如双音排箫的箫管就是用注射器的针筒做成的。王建民用快速的演奏、精准的背谱来维持清晰的思维能力，既是为了自己、为家人，也为了业已奉献半生的中国杂技。

古稀之年的王建民早已过了退休的年纪，他几次想放手，几次又留了下来。老伴儿退休17年了，一直想和他出去走走转转，到现在也没有成行。责任感总是让他难以割舍：团里的节目要推进，接班年轻人的创新意识要培养，正在建设的中国杂技艺术中心是北京首座杂技专属场馆，技术层面的事宜要对接……但时光匆匆，岁月不饶人，“以后，有些事情我可能真的要放一放。”王建民说：“但需要我做的大事，无论我在哪里、是什么样的状态，都会回来把它办好。”

高倩